

第四章



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 1837-1913
華爾街銀行家

拯救國家危機的人

領導者中的領導者，金融大亨摩根

桶，全美產量為二千一百五十萬桶。

經過一八八二年的整頓後，標準石油的競爭力更強。一八八〇年代中期，最有效率的獨立煉油廠，可以把每加侖成本降至一·五分，而標準石油的每加侖成本，一八八二年時為〇·五四三分，一八八五年更降至〇·四五二分。而在那段期間，標準石油的利潤幾乎倍增，由一八八二年每加侖〇·五三分，增為一八八五年每加侖一分。

一九〇七年秋天，美國金融體系正面臨重大危機。歷經一九〇三年的不景氣之後，美國經濟步入一段穩定成長期，進而轉成熱絡的投機市場。不過，當經濟成長速度放緩，過度擴張的公司則面臨籌措資金困難。

一九〇七年十月，一位紐約華爾街投機客企圖爭取聯合銅礦公司（United Copper Company）的經營權，但終告失敗，結果造成一家信託公司及兩家證券公司倒閉。瞬時，恐慌蔓延整個紐約信託界及銀行界，焦慮的存款人在下曼哈頓區的街道上排隊，等著搶救他們的存款。由於資金和信用突然吃緊，原本野心勃勃的銀行家立即陷入困境，即使是著名的大機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也很難籌到資金。由於政府當時沒有處理金融危機的部門，大家只能無助地看著局勢演變。

這時唯一有能力穩住大局的摩根（John Piermont Morgan, 1837-1913）出面了。摩根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出身商業的政治家，也是最有實力的銀行家，同時也是美國鋼鐵公司（U. S. Steel Corporation）和奇異公司（G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幕後老闆。在一九〇七年金融大恐慌時，摩根自半退休狀態下復出，盡力回復金融業的秩序。該年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七十歲的華爾街老將摩根，在自己的圖書室中，召集一羣顯赫的銀行家，充任急救小組。有好幾次，摩根在數小時內糾集巨資，解決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紐約市政府等大機構的資金短缺危機。摩根也說服了信託業領導人設置急救基金，扶助受困的同業。

摩根的金融事業始於美國南北戰爭，直至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任期1913-1921）執政時期，而他的領導能力，在一九〇七年金融恐慌中充分展現，是摩根職業生涯中最了不起的成就。為摩根作傳的柯瑞（Lewis Corey）說：「那是摩根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是他實力最後的總展示。」摩根的行動使金融界認到中央金融機構（如聯邦準備銀行）的必要，唯有那樣的機構才能做摩根所做的努力，穩定現代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

*

*

*

摩根生於一八三七年，他的祖先於一六三六年，從英國威爾斯抵達美國麻薩諸塞灣的殖民地。父親朱里厄斯（Julius Spenser Morgan）是顯赫的國際銀行家，他讓兒子受第一流的教育，確保他順利進入金融界。摩根的事業始於一八五六年，接下來的四十年中，他以銀行業的專長進而控制大起大落的鐵路事業。摩根握有眾多企業的股份，一八九五年，《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報導：「華爾街上絕大多數的公司都和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有關聯。」但是摩根的領導能力比他的投資組合更

出色。在二十世紀到來前，他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在混亂中建立秩序，以他個人的風格改造整個金融業。

一九〇七年秋天，摩根參加為期三週、每三年舉行一次的聖公會大會，地點是維吉尼亞的里奇蒙（Richmond, Virginia）。摩根以三週五千美元的租金租下一棟豪宅，但卻無法安然享受那舒適的環境。他不斷接到來自紐約的電報，警告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也參加該次聖公會大會的主教勞倫斯（William Lawrence）描述當時情景說：「如果進餐時有電報來，摩根會立刻拆閱。看完電報，他習慣把雙掌放在桌面上，眼睛直視前方，陷入沈思數分鐘。」

摩根把當時不佳的經濟環境，部分歸咎於解散托辣斯的羅斯福總統。自前幾年開始，羅斯福政府就已公然對摩根等人控制的大企業表現敵意。這位總統是美國第一號反對企業聯合的人物，而銀行家正是推動企業聯合的幫手。一九〇七年八月，羅斯福公開指責那些「擁有巨富的惡人」。於是摩根這位忠實的共和黨銀行家認為，羅斯福的行為是要挑起階級戰爭，摩根曾說：「我不惜投票給民主黨，以便把那傢伙趕出白宮，如果再讓羅斯福搞下去，我們都不必做生意了。」

在羅斯福總統的催促下，政府曾對標準石油公司的業務展開調查。法院發現標準石油非法收取鐵路公司回扣後，對標準石油處以二千九百萬美元的罰鍰。那項判決，再加上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日益壯大所意味的更多管制，使幾家主要鐵路公司的股票下跌，而愈來愈明顯的信用危機，也使整個金融情況更加惡化。過熱的經濟因此冷卻後，即使業績優良的公司也感受到資金短缺。根據《鄧氏評論》（Dun's Review）的報導，一九〇七年前九個月，就有八千零九十家公司倒閉，債務總額超過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而光是九月份單月的數字，就顯示出一九〇三年以來，最高的破產紀錄。

一九〇七年十月：金融危機

不過，任何混亂局面的爆發總是有條導火線，而提供一九〇七年十月金融恐慌的導火線，正是紐約華爾街的投機客海茲（F. Augustus Heinze）。海茲是商業國家銀行（Mercantile National Bank）的總裁，也是其他幾家公司的股東。一九〇七年十月間，海茲動用商業國家銀行的資金，企圖掌控聯合銅礦公司的股票。十月十四日星期一，聯合銅礦的股價在短短十五分鐘的瘋狂交易中，由三十九又八分之七美元飆漲到六十美元。但在十月十五日星期二，當海茲爭奪經營權的努力失敗後，股價則自六十美元高點，狂跌了三十五美元，到星期三更是跌到只值十美元。聯合銅礦股價的暴跌，連帶使美國股市跌到一九〇三年以來的最低點。海茲的失敗還導致一項更迫在眉睫的問題，

那就是商業國家銀行被迫關門。此外，兩家負責海茲的帳戶、並慫恿他奪取聯合銅礦經營權的證券商，也受牽連倒閉。

股價下跌使許多其他金融機構面臨困境，尤其是信託業。一般商業銀行通常將存款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作為準備金，但信託業卻沒有這樣做。為了爭奪存款，信託公司往往付出具風險的高利率。他們通常收取股票等有價證券作為擔保以貸放資金，因此大幅下跌的股價就意味着擔保品價值下跌，債權的保障變小。而一旦存款人發現信託公司嚴重缺錢，即開始憂慮存款是否安全。雖然擔心信託業的問題，但摩根仍留在里奇蒙。他認為，急忙趕回紐約反而會引起更大的恐慌。摩根的助理柏金斯回憶說：「我們認為他不宜表露對局勢的憂慮，而應該照原訂時間回家。」

十月十九日星期六：摩根決定採取行動

一九〇七年十月紐約的混亂局勢，部分肇因於缺乏能保障金融市場穩定的機構，不論該機構是政府或商業界設立的。自從傑克遜總統在一八三〇年代關閉美國聯邦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後，政府就不曾再有任何一家中央銀行來監督和規範銀行業務。在一八七二和一八九〇年代短暫的銀行危機中，曾有人呼籲聯邦政府介入，但危機過後，這種聲音也消失了。雖然每州都訂定法律規範銀行，卻沒有任何聯邦、州或

地方層級的政府機構，有權力在危機發生時執行搶救工作，也沒有任何官員有權力或能耐，可以獲得金融大戶的支援。

週末時，情勢已惡化到摩根不得不採取行動的地步了。他察覺到當時的情況已使國家陷入雙重危機，正如同《華爾街日報》於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報導所說：「我們可以這樣說，除了需要更多資金之外，還需要更多的信心。」（當日股市下跌到一九〇三年以來的最低點）。因此摩根改變心意，他告訴勞倫斯主教說：「紐約有一羣人有麻煩，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我還是要回去。」摩根一向擔任公司之間的調停人，曾經把對立的鐵路業鉅子邀請到他一百六十五英尺長的遊艇上協商，不達和解不放下岸，因而擺平了最尖銳的對立。骨子裡，摩根是個追求秩序的人，是銀行家，不是投機者。於是，摩根急忙趕回紐約，登上中央舞台，美國金融界的大戲即將一幕幕展開。

摩根從維吉尼亞州一回到紐約，立刻召喚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的史蒂曼（James Stillman）和第一國家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的貝克（George F. Baker, 1840—1931）到他圖書室，在一間垂掛羅馬奇吉皇宮（Chigi Palace）紅緞簾幔的房間內會商。不久，這小組又添加了摩根的合夥人柏金斯和兩位年輕的金融專家，分別是史強（Benjamin Strong）和銀行家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的雷蒙（Thomas

Lamont)。除此之外，石油大王洛克斐勒、鐵路鉅子哈里曼（Edward Harriman, 1848-1909）和金融家希夫（Jacob Schiff, 1847-1920）也立刻表示願意鼎力相助。摩根不只是這場大戲的明星，還兼任導演。如同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寇特由（George B. Cortelyou, 1862-1940）事後所說：「在這一羣聚集起來應付危機的商業界人士中，摩根無疑被視為是領導者中的領導者。」

在此之前，摩根至少有兩次扮演類似角色的經驗，在政府無能應付危機時，挺身而出。一次是一八七七年，當時國會未撥款付軍餉就宣布休會，摩根協助墊付每月五十五萬美元的薪資，並建立付款系統（disbursement system）。另一次是在一八九五年，當美國的黃金準備金低得危險時，摩根再度出面。當時摩根坐私人火車抵達華盛頓，放話說：「我來見總統，而且我要留在這裡，直到見到他為止。」第二天，他與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美國第二十二屆及第二十四屆總統，任期為1895-89及1893-97）會面。不久摩根以出售私人債券的方式，從歐洲弄來價值五千萬美元的黃金，使美國財政部免於信用破產。

面對一九〇七年的金融危機，摩根顯然不得不干預。國會當時正休會，而羅斯福總統則正在路易士安納州獵鹿、獵熊，卻放任「熊」在華爾街上恣意漫遊，足見聯邦政府多麼無能。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擠兌的混亂

這次的危機遠比摩根前兩次處理過的危機都來得複雜。

經營規模龐大克尼布克信託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的金融名人巴尼（Charles T. Barney），與海茲及商業國家銀行有往來。在商業國家銀行宣布倒閉後，恐慌的存款人擔心克尼布克信託會步其後塵，紛紛在星期一早晨提著空袋子或手提箱，在第五街和三十四街交接處、克尼布克信託公司豪華辦公室門前排隊，等候提領總數約六千萬美元的存款。據《紐約時報》報導：「那些人大半是小資產戶，或公司的職員和代表。」

就在那些人等待的同時，也是存款人的摩根正考慮是否需要應付全部的提款需求。摩根在其生涯晚期常被戲稱為朱比特（Jupiter，羅馬神界的主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而此時的摩根，對受困信託公司也的確有決定其存亡的權力。摩根與克尼布克信託主管進行馬拉松式會談，聆聽他們的緊急求援。雖然巴尼與摩根頗有私交，摩根也是該公司的股東，但急救小組認為，無法挽救克尼布克信託。摩根說：「我不能人人都救，得要有個限度。」所以，在支付八百萬美元給存款人後，克尼布克信託在星期二中午十二點半關上大門。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三：風波擴大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當摩根離開辦公室時，曾企圖安撫焦慮大眾：「我們正以最快速度盡全力解決問題，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結果。」但到二十三日星期三，握有大量克尼布克信託股票的美國信託公司（Trust Company of America）也發生擠兌。九點剛過，一千多名存款人聚集在美國信託位於華爾街的辦公室門外，金融區的人行道和街道上到處都是人。當天稍早，美國信託的總裁桑尼（Oakleigh Thorne）曾試圖平撫羣眾：「我們有足夠的現金，可以平靜應付局面。」但是大眾不相信桑尼的保證，尤其是當一些知名人物也加入擠兌行列時，譬如坦慕尼協會（Tammany，坦慕尼協會是成立於紐約市的美國民主黨組織，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前半，對紐約州、市的政治有絕大影響力）的領導人馬克艾文（Thomas McAvoy）。幾天後，馬克艾文還把數千美元存入美國信託，且在星期三上午十一點時，告訴友人他對該信託公司「深具信心」。然而，據《紐約時報》報導：「稍後馬克艾文便改變心意，加入擠兌行列。」

中午左右，美國信託總裁桑尼，穿越羣眾走到摩根位於華爾街二十三號的辦公室，請求二百五十萬美元現金援助。摩根十分矛盾，他並不喜歡信託公司，認為信託公司本質即不穩定。當談到為信託業紓困時，摩根說：「我為什麼要淌這一池渾水？我自己的業務一切正常。」但最後他內心的公眾意識還是略勝一籌。摩根明白，信託公司接二連三地倒閉不僅傷害存款人，擠兌風潮也會蔓延到銀行，吞噬信心和資金，使少數本質健全的銀行也遭池魚之殃。

摩根扛錢來救

摩根要桑尼開始清點擔保品。據摩根身旁的金融專家史強回憶：「摩根面前放了一疊紙，我們一邊討論，他一邊寫下數字。當他對擔保品滿意時，就叫國家城市銀行的史蒂曼打電話回去，把議定的現金送去美國信託。」摩根在了解美國信託的情況後，認為它可以挽救，摩根說：「這是解決此次危機下手之處。」在下午三點以前，摩根已經調度了足夠的資金，讓美國信託不致於關門。當天稍晚，一位來自摩根辦公室的人員，提著大箱子走進美國信託辦公室，後面跟著好幾位提手提箱的男士，箱子裡面裝著現金與有價證券。急救行動一直持續到當天晚上，因為焦慮的羣眾仍在門外列隊等候。在摩根授意下，一羣銀行同意籌集一千萬美元的資金為美國信託解圍。美國信託雖然因而免於倒閉，但存款損失高達四億七千五百萬美元。

以上行動只是暫時止血，不能根本解決信託業的問題。更糟的是，信託同業之間也不願意相互協助。摩根等人立刻體認到，有必要設立急救基金來處理持續中的危機。

華盛頓方面也終於感到事態嚴重，財政部長寇特由在摩根要求下，於星期二晚間抵達紐約。深夜十二點半，摩根禮貌式拜訪他，結果頗有成效。第二天，寇特由宣布，政府將有限度支援，寇特由說：「如果國家銀行和私人金融企業能團結，政府才能提供協助。」星期三，寇特由同意將政府的二千五百萬美元現金存入指定幾家紐約市立銀行，讓他們能用那些現金替有困難的信託公司及銀行解圍。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紐約證券交易所告急

儘管有政府資金的挹注，星期四還是繼續發生擠兌情形，紐約漢彌頓銀行（The Hamilton Bank of New York）及兩家位於布魯克林的銀行不得不暫時歇業。雖然銀行的清償能力沒有問題，民眾仍然認為鈔票放在床墊下，比放在銀行金庫裡安全。銀行和信託公司手上沒有與存款紀錄等額的現金來供應存款人提領，只好開始收回貸款且停止承辦新貸款，使得金融情勢更加惡化。

緊接著產生信用危機的機構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所的經紀人和證券商每日都需借入現金周轉，活期貸款利率約百分之六左右。但在這段恐慌時刻，即使急需資金的人願出百分之百的利率，也借不到錢。

中午前，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湯瑪士（Ransom H. Thomas），走進對街的摩根辦

公室，告訴摩根，如果沒有現金，證交所無法營業到下午三點的正常關門時間。摩根知道，證交所一旦提早關門，將對社會造成莫大的影響，於是回答：「早一分鐘關門都不行！」並立刻召集紐約各主要銀行的總裁，要他們無論如何在十分鐘內弄來二千五百萬美元現金。兩點剛過，消息傳來，二千五百萬現金送到，證交所內一片歡呼聲。（華爾街日報）社論：「摩根公司以百分之十的利率緊急貸款給證券交易所的行動，顯示華爾街內重量級人士正密切注意情勢發展，並隨時準備支援金融單位。」

十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努力恢復大眾信心

整個星期，摩根穿梭於華爾街辦公室和他的圖書室之間，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待命接受緊急召喚。銀行家史特利（Herbert Satterlee）如此描述摩根：「他對街上羣眾視若無睹，只全神貫注於所進行的工作，勇往直前，彷彿是唯一一行走於納瑟街（Nassau Street）國庫分庫前的人。摩根是當時力量與意志的化身。」

摩根身為急救行動的核心人物，一行一言自然備受關注。二百磅、六英尺高的魁梧身材、頭頂微禿、海象式八字鬍及著名的大鼻子，都是漫畫家愛用的題材。摩根一向不把公共關係放在心上，當他脫口說出「我不欠公眾任何事」之類的言辭後，自然也不能贏得別人好感。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摩根不得不擔任公眾人物。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他再度呼籲大眾：「只要大家繼續把錢留在銀行，什麼事都不會有。」神職人員也被要求在聚會時傳播這項訊息。星期六，第五街艾瑪紐爾猶太禮拜堂（Temple Emanu-El）的錫爾曼教士（Rabbi Joseph Silverman）呼籲信徒要秉持樂觀、放棄貪婪、不要緊守著金錢。星期天，法利主教（Archbishop Farley）在聖拉非爾天主堂（St. Raphael's Catholic Church）為商界人士舉行特別彌撒時說：「我對銀行的清償能力有信心。」但在當天晚間，仍有一百一十八人在雨中打著傘，於第五街靠近二十五街的林肯信託公司（Lincoln Trust Company）門前排隊，等候提領存款。

十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解除紐約市政府財務危機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新的危機出現。紐約市政府需要三千萬美元支付教職員薪水及日常支出。通常那些開銷原本都是以發行公債來支應，但在當時市場狀況及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即使是市政府也借不到分文。市府官員心裡明白，與其去找州政府或聯邦政府借錢，還不如找真正有辦法的人，那就是摩根。於是，市長麥克里蘭（George B. McClellan）率領官員拜訪摩根，報告市府的困境。

如果連全美最大城市都發不出公務人員薪水，不但對金融市場將是個大利空，對整個社會國家也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摩根立刻有所回應。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他找來數家銀行以現金三千萬美元購入市政府利率百分之六的公債，附送加買二千萬美元公債的選擇權。銀行再把公債交給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所再以這批公債為擔保，發行價值三千萬美元的可承兌證券，這些證券又再進入國家城市銀行及第一國家銀行的市府帳戶，終於解除紐約市政府的燃眉之急。

十一月一到四日：籌設信託互助基金

恐慌情形到星期三和星期四漸趨平緩，第二個週末的危機也帶來一個機會。儘管美國信託公司及其他幾家小型信託在協助下度過難關，但許多體質不健全的信託公司，仍然隨時有可能出問題。摩根等人決定，有能力的信託公司應該設立基金協助受困同業。在這個週末，眾信託公司的總裁羣集在摩根圖書室西廂房，銀行家與摩根的顧問羣則在富麗堂皇的東廂房通宵開會。摩根合夥人雷蒙說：「恐怕沒有哪個會議，要比這羣焦慮銀行家所開的會議更意見分歧的了。」在這場金融危機大戲的高潮結尾，摩根逼迫這些信託總裁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成立互助基金。十一月四日週一清晨四點四十五分，精疲力竭的銀行家終於投降，同意在文件上簽字。「簽這裡，金恩，」摩根對信託業龍頭金恩（Edward King）說。「筆在這兒。」

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摩根也為旗下公司談妥一筆好生意。在挽救經紀商莫爾史利（Moore & Schley）時，摩根安排美國鋼鐵公司趁機購買大量田納西煤鐵及鐵路公司（TCI, Tennessee Coal, Iron & Railroad Company）股票，因為田納西煤鐵是莫爾史利的主要資產。（詳情請參見本章後文）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危機解除

這一天，股市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首度上揚，有效平息了大眾恐慌。就在同一天，聯邦政府同意發行低利率新公債，得款將分存各銀行。

信託公司門前持續幾天的長龍也開始變短了。危急時刻向歐洲訂購的黃金陸續到來，價值七百萬美元的黃金已經安全上岸，另一艘載著價值一千萬美元黃金的「露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則正要進港，人心漸漸安定下來。

大戲結束，佳評如潮。

「摩根一掃信託業陰霾」，一則新聞標題如此寫著。《華爾街日報》也感性而公允地說：「回顧華爾街歷史，沒有什麼事比眾金融首腦在摩根先生圖書室內的通宵會議，更富戲劇化或更重要的了。他無疑是此時此刻的英雄、不折不扣的領袖，為國家化解了一場災難。」

建立聯邦準備制度

摩根在危機解除後光榮退休，而他的英勇作為已經使政界和金融業都領悟到，政府在維持金融秩序方面需要扮演更積極、更具有決定力的角色。參議員艾瑞許（Nelson W. Aldrich）說：「參議院必須有所行動，因為政府不可能永遠依靠摩根出面處理金融危機。」

具體的成果是，一九〇八年五月國會通過貨幣法案（Aldrich-Vreeland Currency Act），此後國家銀行將可以在財政部長的指示下，以非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為擔保而發行紙幣，以應付資金緊俏的問題。美國國會也同時成立了國家貨幣委員會（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以艾瑞許為首，研究聯邦貨幣政策。最終產物是：一九一三年聯邦準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根據該法案建立聯邦準備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該銀行包含以聯邦準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為首腦的十二個單位。聯邦準備銀行監視貨幣供給量、貸款給銀行，提供在一九〇七年時只有摩根才能提供的穩定金融功能。

雖然摩根公司的主管，對聯邦準備法案的誕生有極大影響力，但摩根本人並未親眼目睹該法案通過。一九一三年二月中，他在埃及染病，旅行到羅馬，住進大飯店，三月

三十一日在該地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摩根留有六億八千三百萬美元的遺產，其中百分之四十四是摩根家族所控制的眾多企業，其餘是眾多公司股票，包括國家商業銀行（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多家鐵路公司及各類產業集團，譬如製造鐵達尼號的國際商業海運公司（International Mercantile Marine Company）。摩根之子接掌家族事業，並擔任摩根公司總裁直到一九四三年去世，但摩根之子並不具備父親的領導才能，誠如《華爾街日報》在摩根逝世第二天的報導：「沒有人能接替摩根。」

危機中的良機

在一九〇七年秋天為期二週的金融恐慌期間，摩根拒絕接受紐約市政府貸款的佣金，他通常不自危機中謀利。但在第二週，有一個好機會送上門來，既然是自己送上門，摩根當然不會白白錯過。當時經紀商莫爾史利公司瀕臨破產，它的資產中最有價值的是：一萬五千七百股田納西煤鐵及鐵路公司（TCI）的股票，擁有那些股份即有控制該公司的能力，而該公司正是摩根旗下美國鋼鐵公司的少數競爭者

之一。

如果莫爾史利在市場上大量出售那批股票以換取現金，將引發另一次危機，所以摩根計劃：由美國鋼鐵公司用本身有黃金擔保的債券，以極大折扣的價錢購進該批股票。

但這樣的交易違反了托辣斯法案，摩根必須派遣手下大將去尋求羅斯福總統同意。十一月三日星期六夜晚，工業家福瑞克（Henry Frick, 1849-1907）及美國鋼鐵董事長蓋瑞（Elbert H. Gary, 1846-1927）前往華盛頓。面對可能引發的另一次金融危機，羅斯福總統同意為該項交易背書。星期一，白宮宣布將不會對該交易採取任何行動。羅斯福這位托辣斯剋星稍後甚至說：「該項行動顯然有利大局。」金融分析專家慕迪（John Moody）估計，那些「摩根以五千萬美元取得的TCI股票，價值約十億美元。只不過，此次有利的交易並未改變摩根對羅斯福的看法。一九〇九年當羅斯福赴非洲打獵時，這位金融大亨說：「我希望羅斯福總統遇見的第一頭獅子能善盡職責。」